



新片放眼瞧

□倪自放

近日,博纳影业发布消息称,由博纳影业出品制作的国内首部东方超写实灵智共创长篇电影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正式获得国家电影局颁发的“龙标”。

国家电影局颁发的电影公映许可证,被业界俗称为“龙标”。上述消息表明,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是一部由人工智能(AI)深度参与制作的电影,也即AI电影,这部电影不是短片,是获得公映许可可在影院公映的电影长片。根据业内标准,获得“龙标”即公映许可的院线电影一般时长在90分钟至120分钟,几乎没有短于80分钟的院线电影。由此,中国即将出现首部能在电影院公映的AI电影。

电影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以三星堆文化为核心,将古蜀文明与科幻叙事相结合,用AI技术呈现三星堆文物,构建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科幻世界。这一创作方向,与近年来三星堆考古研究的持续推进形成紧密呼应。影片以前沿AI技术为手段,用电影化的科幻表达唤醒沉睡三千年的古蜀文明,“唤醒”了文物,实现历史文脉与未来想象的跨时空对话。其创作脉络可追溯至2024年7月上线的AI科幻短剧集《三星堆:未来启示录》第一季,该短剧全网斩获1.6亿播放量,为电影版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与技术验证。

作为中国首部AI院线电影,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获得公映许可,对于当下AI与影视的融合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,即在影视业界对AI与影视的融合发展众说纷纭的境况下,为所谓的AI

□胡婷

塞纳河畔,三人驾着红色敞篷跑车谈笑风生,完成了一次天衣无缝的偷盗交接。古堡内,阿海与阿占端着红酒杯穿行于密集的红外線之间,葡萄酒映照出光束的走向,举止优雅,像在参加一场酒会。慈善舞会上,轮椅上的阿海与红豆共舞,一边旋转一边配合着偷取钥匙,神采飞扬。1991年上映的港片《纵横四海》,将以4K修复版重映,这部被无数70后、80后奉为经典的港片,还能打动新一代观众吗?

在吴宇森的镜头下,枪战片可以没有狼狽和血腥,犯罪行为也可以有一种逍遥的惬意。导演将法国新浪潮的底色注入这部警匪片中,让阿海、阿占、红豆拥有《祖与占》式的三角情愫,又保留了《虎豹小霸王》等西部匪徒面对绝境仍面带微笑的幽默感。几位主角在枪林弹雨中气定神闲,在死局上谈笑风生。与好莱坞特工在狂奔与爆炸中的灰头土脸相比,港片的侠盗们从容不迫的质感、举重若轻的姿态,在当下依旧迷人。

而阿海与阿占的兄弟情义,也依旧是感人的。为了让阿占活下去,阿海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,把生命和爱情一并让渡,假装残疾、消失多年,在红豆和阿占婚后仅仅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出现。他最后说出那句“祝你们春梦

首部AI院线电影获批的意义



影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:导演和创作团队依然是电影的灵魂,AI是他们手中精度更高的画笔,也即工具。

虽然业界俗称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为AI电影,但出品方博纳方面并不这么认为,他们称该片为“东方超写实灵智共创长篇电影”,核心是“共创电影”,AI电影只是一个被借用来词语。“东方超写实灵智共创长篇电影”,这十三个字对应着明确的价值判断。为什么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不能简单定义为“AI电影”?把“AI”放在“电影”之前,在语法上暗含一个逻辑:AI是主体,电影是客体;AI在创作,人被替代。这极易衍生出两大行业误区。一是对业界制造不必要的恐慌。“AI电影”听起来像是导演、编剧、摄影师“被替代”的意味。但实战验证:AI拥有能力,但不拥有审美力、判断力、共情力。它能3秒生成出完美

镜头,却不知道该怎么用它。执行能力与掌控判断的距离,就是电影人存在的终极价值。二是造成审美的矮化。正如我们不会把有声电影简称为“话匣子”,把彩色电影简称为“染色片”。“AI电影”将划时代的革命降格为一个技术标签。AI是辅助人创作的手段,不是目的;AI是工具,不是作品本身。

在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的制作过程中,“灵智共创”体现了人与AI的关系。在这个过程中,灵,是人的灵魂、灵感、判断和审美;智,是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力、机器学习力、算力、效率和生成能力。共创,是二者各就各位、各尽其能。“灵”不是玄学,是创作中最核心、最稀缺、最不可替代的8种能力。比如灵魂,也即选题判断决定,“讲什么故事”,AI能生成一万个故事,但它不知道哪一个值得被讲述。选择“讲什么”的能力,是

所有创作的起点。比如灵感,也即创意判断,从虚空中抓住那个尚不存在的东西。AI能组合已有的一切,但它无法凭空点燃。灵感不是检索,不是排列组合,它是从“没有”到“有”的那一下跳跃,这一跳跃由人完成。比如灵思,也即结构判断,在动第一块砖之前,就知道整栋楼的形状,搭建故事结构,做创作的“建筑师”,这必须由人来完成。比如灵气,也即风格的判断,作品的气质格调,不可复制的味道,这必须由人来完成。比如灵动,也即节奏判断,对时间的直觉掌控——这半秒该给沉默还是动作,只有人知道。比如灵犀,也即共情判断,创作者与观众之间那根看不见的线。与观众共情,知道哪里戳中人心。比如灵光,也即决策判断,在所有正确答案里,找到“最对”的那一个。这不是勤奋,不是经验,是长期浸泡在创作中之后,某个瞬间的通透。比如灵

秀,也即审美判断,懂得克制与取舍,举重若轻的审美。这是做减法的能力——知道在哪里停手,比知道在哪里加码更难。这八个“灵”,对应八种判断。每一种判断,都是人在AI workflow中行使的不可替代的权力。

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的制作过程中得来的经验是,AI不会消灭岗位,但会彻底改变岗位的价值重心。比如编剧从“写字的人”变成“故事结构的立法者”,导演从“盯执行”变成“秒级做审美与情绪判断”,摄影师从“动手布光”变成“视觉标准的制定者”,制片人从“管流程”变成“控品质、定方向、掌底线”。AI把创作者从低效执行中解放出来,留下的是创作者最值钱的部分:判断力。对那些真正有审美直觉、有创作感悟但过去被大量执行劳动淹没的电影人来说,这是一次创造力的解放。

三十五年后,侠盗梦已远



了无痕”,既带着成全的潇洒,也带着说不清的怅然。

按照侠盗江湖的逻辑,在情义的天平上,个人的欲望微乎其微。把这部电影放在今天,这套逻辑越来越经不起审视。聪明美丽的红豆在电影中不断等待,等待被选择、被安排、被保护,人物身上的被动性大于主动性。比如她作为女主角,在对《赫林之女仆》画作的偷盗行动中,几乎隐匿,全然不知两个男人的计划,又稀里

糊涂地接受了结局。再比如她游走于两个男人的决定之间,自身的欲望和自主性被极大地压抑。三角恋以“兄弟成全”的方式收场,阿海那句“爱一个人并非要一辈子同她在一起”,在当时看来多么潇洒,多么大度,但今天的观众,可能很难再毫无芥蒂地接受这种成全。

在豆瓣上有一条对《纵横四海》的高赞评论,发布于2006年,“有些电影,就该在那个时代

看……”而这条评论发出后又过了二十年,这种感慨的程度也随时长翻倍。黄金年代的香港电影,无厘头的周星驰,“英雄式血债”的吴宇森,冷峻的杜琪峰,他们的电影搭建的是以快意恩仇为规则、以潇洒浪漫为空气的架空世界,也是送给成年人的一部部童话。童话的第一特征,是它对现实逻辑的悬置。以成年人的理性看这部电影,能找到很多漏洞,阿海的腿已经康复,却坐在轮椅

上穿越大楼的枪林弹雨,哪里来的魄力和底气让他确信自己不会出事?阿占和阿海杀了那么多人,警察为什么轻飘飘地放过他们,只逮捕了养父?反派子弹为什么永远打不中主角?但童话不需要自洽,它不负责教观众认清生活,只是帮助他们暂时逃离生活。

这部电影重映要面临的一个考验是,当下观众的观影口味有所变化,观影心理也更加成熟。他们从偏爱主角光环、快意潇洒的江湖式故事,变得更加严肃、认真,更喜欢故事的合理性底色,及其捎带出的对于严肃社会话题的讨论。这也是这部电影重映后可能面临评分下降的一个因素。

近年的香港电影,《破·地狱》《白日之下》《年少日记》《流水落花》等佳作不断出现,它们深刻、沉郁,关注社会边缘与人性阴影,质量上乘,却和人们记忆中那个快意恩仇的“港片”截然不同。电影表现出对于现实的关怀,仿佛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终于被生活磨平了棱角,也终究反映出电影的视野有所变化,观众的口味有所变化,抑或自负地说,有所进步。那个属于《纵横四海》《英雄本色》《赌神》,以及敢于拍童话,也拍得出童话的时期,已经随着人们的侠盗梦,渐行渐远,如“春梦了无痕”。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)